

Julie Garwood



[美] 茱丽·嘉伍德
Julie Garwood | 著

玫瑰山

白玫瑰

One white ros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[美] 茱丽·嘉伍德
Julie Garwood 著
王婷婷 ■ 译

玫瑰山

白玫瑰

One white ros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山·白玫瑰 / (美)嘉伍德著;王婷婷译. 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8.1

(西方浪漫小说)

书名原文:ONE WHITE ROSE

ISBN 978-7-5399-2756-5

I. 玫... II. ①嘉... ②王... III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2257 号

ONE WHITE ROSE by JULIE GARWOOD

Copyright: © 1997 by JULIE GARWOO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X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7-293

书 名 玫瑰山·白玫瑰

著 者 (美)茱丽·嘉伍德

译 者 王婷婷

责任编辑 金 泉

特约编辑 百忠露

责任校对 梵 高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80 千

印 张 7.5

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,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756-5

定 价 36.00 元(全三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 幕

很久之前，美国有一个显赫的家族，就是克雷博家族。克雷博家的兄弟们团结得好像一个人，他们依靠的是情意，而不是血缘。

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就认识了。当时，他们正在纽约的大街上流浪。亚当是一个逃亡的奴隶；道格拉斯是扒手，科尔是杀手，还有特莱维斯，他是个骗子。在黑帮当道的纽约城，他们四个靠着相互保护而得以生存下来。

一天，他们在街巷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，他们发誓要让这个孩子过上好日子。为了这个梦想，他们来到了西部。

最后，他们在偏远的蒙塔纳山谷定居下来，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玫瑰山。

在他们成长的日子里，他们接受的唯一指导来自亚当的妈妈玫瑰写给他们的信。玫瑰从他们的信中得知儿子有这样一群伙伴。在信里，他们把自己的恐惧、希望和梦想毫无保留地告诉给玫瑰，然后，玫瑰把

他们从未享受过的东西给予他们，那就是一个母亲无条件的爱与包容。

后来，他们每个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妈——玫瑰妈妈。

漫漫二十载转瞬即逝，玫瑰妈妈终于搬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了。她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感到十分满意。事实上，很多事情值得庆祝。玫瑰妈妈的女儿嫁了个好人，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。而她的儿子们已经长大，每个都事业有成，是强壮而又受尊敬的男人。但是，玫瑰妈妈并不十分满意，因为儿子们都沉迷于单身汉的生活。既然她相信“自助者，天助之”，那么，她就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。

她要开始管管闲事了。



玫瑰之期

那不是在冬季，
我们的爱情签被抽中；
那是玫瑰之期——
我们经过玫瑰的时候，把它们摘下来！

这个美好的季节
是不会对恋人们皱眉头的：
我第一次遇上它的时候，
世界上开满了鲜花！

——托马斯·胡德(1798—1845)

1922. 23

1922. 23

1922. 23

第一章

这个小女子正在惹祸上身，她就要大祸临头了。没有人——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——能够用一把来福枪指着道格拉斯·克雷博，而不用为此付出代价。只要他一拿走她手中的武器，他立刻就会让她明白这一点的。

首先，他必须好言相劝，让她从黑暗中走出来，走到光亮的地方去。他打算一边跟她说着话，一边慢慢靠近她，然后，出其不意地夺过她手里的来福枪。

现在，他几乎看不见她，因为她蹲在门后面的阴影里。仓库的另一边挂着一盏煤油灯，但是灯光十分微弱，他甚至看不清前面几英尺之外的东西。

倾盆大雨正浇在他的背上。他早已成了落汤鸡，他的坐骑布鲁特当然也难以幸免。他必须尽快取下马鞍，擦干布鲁特身上的水。可惜，事与愿违，他想这么做并不等于这个女人允许他这么做。

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带来了些许光明。布鲁特扬起前蹄，打了个响鼻，然后甩甩头。显然，它也想赶紧找个地方躲躲雨。

道格拉斯低声地安慰着它，向它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而他的注意力却一直集中在那支来福枪上。

“你是伊莎贝拉·格兰特吗？”

她用一声低沉的呻吟作为回答。他想，一定是自己粗声粗气的态度把她给吓坏了。他正准备用温柔些的语气再问一次，却突然听见她正在喘气。开始，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但是，喘息声越来越大。她的确正在喘着粗气，可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她一动不动地呆在仓库里，怎么会气喘如牛呢？

等到喘息声略微平静了一些，他又开口了：“你是帕克·格兰特的妻子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。快滚，不然我要开枪了。出去之后不许关门，我要亲眼看着你离开。”

“女士，我和你先生做了笔生意。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会去找他谈谈的。难道他没告诉过你我要来吗？我叫——”

她打断了他的话。“我不关心你叫什么。你是保尔的人，这就足够了。滚！”

她声音中的惶恐让他感到沮丧。“你没有必要担心，我这就走。能告诉你先生道格拉斯·克雷博正在镇上等他吗？我要把买那匹阿拉伯马的钱给他。不过，如果他同意的话，我想先看看那匹马。你记住我的话了吗？”

“他卖了一匹马给你？”

“是啊。几个月之前，他卖给我一匹阿拉伯马。”

“你在撒谎。”她尖叫起来，“帕克绝不会卖掉我们的阿拉伯马。”

他没心情跟她争论。“我有合同可以证明。把我的话转告给他，好



吗？”

“你买了一匹你从未见过的马？”

“我弟弟见过。”他解释道，“他的鉴赏力和我一样好。”

她顿时大哭了起来。他朝她走了一步，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打算去安慰她，于是立刻站住了。

“很遗憾你先生没有把马的事告诉你。”

“噢，上帝，拜托，不要现在就来。”

她又开始气喘吁吁了。她到底怎么了？他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；他还知道肯定是他丈夫把她弄哭的。这家伙应该把马的事告诉妻子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她的反应也有点儿过激了吧。

道格拉斯觉得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，安慰安慰她。

“我知道，夫妻之间嘛，总有些磕磕绊绊的事。你先生卖掉马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他可能太忙了，所以忘了告诉你了。仅此而已。”

喘息声越来越大。她的喉咙里正在发出哽咽之声，那声音让他想到一只受伤的动物。他想离开，但是，如果她真有什么麻烦的话，他知道

自己不能走。老帕克到底去哪儿了呢？

“不应该现在就来的。”她尖叫着。

“什么不应该现在就来？”

“滚！”

他呆在原地，一动没动。“如果你不告诉我保尔是谁，我就不走。他怎么你了？你的声音好像痛苦万分。”

伊莎贝拉听出了他话语中的关切之情。“你当真不是保尔的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呢？”

“如果你不让我过去，把你先生的信和他签署的合同拿给你看，我就没法证明。”



“呆在原地别动。”

“你如果想让我帮你，就必须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出大事了。”

“你说具体些。”

“他就要来了，太早了。你明白吗？一定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误。哦，上帝，求求你，让他先别来。”

“谁要来了？”他问道。他紧张地回头朝身后看了看，心想她指的可能是保尔。

然而他错了。

“孩子！”她喊道，“疼痛又来了。”

道格拉斯顿时觉得眼前闪过一片金星。“你要生孩子？现在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啊，女士，不要这样。”说完之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愚蠢。“你真要生了吗？”

“是。”她呻吟着说。

“看在上帝份上，先把你的手指从扳机上拿开，然后把枪放下来。”

她不明白他正在说什么。疼痛越来越剧烈，她几乎站不住了。她闭上眼睛，紧咬牙关，等待着疼痛停下来。

她再度睁开眼睛之后，立刻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误，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。那个陌生人不见了，但是他并没有离开，因为他的马还站在门口。

突然，她手里的枪被夺走了。她惊恐地尖叫一声，退回到阴影里，等待着他的袭击。

门缓缓地打开了。那个陌生人——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——朝她走过来。他长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，此时正一脸怒气。哦，上帝，他不能现在就杀了她啊，她的孩子还没出生呢！

她再也受不了了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尖叫起来：“求求你，上帝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……”

他什么也没说，就把她从歇斯底里的边缘拉了回来，他只是把来福枪又递给了她。

“现在，听我的话。”他命令道，“我希望你立刻停止用力。”下达了这个不合情理的命令之后，他转身走了。

“你要走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没要走。我去把灯拿过来，好看清楚些。如果你真的就要分娩了，那你呆在仓库里干什么？你难道不是应该呆在床上么？”

她又开始喘息了。

“我说过不要用力。孩子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。你先忘了这件事吧。”

她骂他是个白痴。

他没有反驳。“我只是希望你在你先生回来之前先不要生。”

“我也不想这样啊。”

“帕克在哪儿？”

“他不在。”

道格拉斯骂了句脏话。“我预感到你会这么说了。他出门的时间挑得可真不错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，我不会朝你开枪的。”

他没有生气，他只是害怕。他倒是经常给牲口接生；但他从没给人接生过，所以他现在根本不想帮助伊莎贝拉。是的，他确实很害怕。不过，他也很聪明，他没让她看出他的恐惧。

“我没生气。”他说，“我只是被你吓了一跳。来，我扶你回屋里去吧，然后我就去找医生。”他暗自祈祷，镇上不会没有医生吧？

“他来不了了！”

道格拉斯终于把煤油灯拿过来了。他第一次看清伊莎贝拉的真面目。紧锁的愁眉难以掩盖她惊人的美。她的鼻子上长着星星点点的雀斑，而他恰恰喜欢长雀斑的女人。他也喜欢她火红的头发。

他提醒自己，她已经嫁为人妇了，他不应该再注意她的容貌了。但是，事实就是事实，伊莎贝拉是个美女。

看见她硕大的肚子，他终于恢复了理智。“医生为什么不能来。”

“山姆·保尔不让他来。辛普森医生来看过我，因为我家离镇上太远了。但是保尔说，如果他再敢来的话，他就杀了他。他说得到就做得到。这个恶魔控制着整个镇子和镇上的人。镇上的人都是好人，但是他们不得不对保尔惟命是从，因为他们怕他。我不能责备他们，我也怕他。”

“保尔为什么欺负你们夫妻俩？”

“他家的土地挨着我们家的土地。他想多占些地盘，好让他家的牛有更多的草吃。他想买我家的地，但是他出的价很低。而且，我们根本不想卖地，这是我们的家园。”

“伊莎贝拉，帕克现在在哪儿？”他一看见她的泪眼，就立刻明白了。“他死了；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把他埋在仓库后面的小山上了。他的背上挨了一枪。”

“是保尔干的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道格拉斯双臂抱肩，靠在墙上，等着她平静下来。

她低着头，不住地抽泣。

他又等了一下才继续发问。“治安官来调查了吗？”

“在我们搬到这里之前，甜溪镇就已经没有治安官了。一定是保尔把他赶走了。”

“我猜没人想干这个差使了。”



她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，抬头看着他。“辛普森医生曾经告诉我，甜溪镇原本是个安静的小镇。他们夫妇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一直在暗中帮我的忙。”

“怎么帮？”

“他们给周围的乡镇写信、发电报，向他们求助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辛普森医生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听说有一位警官正在附近。他相信这位警官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。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，但是他相信，如果这位警官知道了保尔的罪行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保尔手下有二十多个人，他一定要多带些警察来才行。”

“我相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——”他没把话说完，因为他突然发现，她已经连续几分钟没有喘气了。

“疼痛好些了吗？”

她好像吃了一惊。她把手放在肚子上，然后笑了。“好像一点儿也不疼了。”

感谢上帝，他心里想。“你一直独自住在这儿吗？别那样看着我，伊莎贝拉。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不是保尔的人。”

她慢慢点点头。“我已经学会不要相信任何人了。我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已经很长时间了。”

他尽力掩饰着自己的震惊。一个即将分娩的女人，原本应该生活在亲友们的关怀之中啊。

他感到一股怒火冲上心头。“镇上的人来探望过你吗？”

“克雷博先生，我……”

“道格拉斯。”他纠正道。

“道格拉斯，我觉得你并不真正明白此地的环境是多么险恶。保尔封锁了从镇上到这里来的路。任何人未经他的允许，都不准擅自来这里。”



他笑了。“我来了。”

她也笑了。“今晚的雨很大。保尔的人一定是回家了。”

她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突然感到双腿无力。她怕极了，连忙靠在墙上，以防瘫倒在地。当她告诉他自己的感觉时，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。

她惊恐而又羞涩。道格拉斯赶忙来到她身边，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，笨拙地安慰她。“没事。只是羊水破了而已。”他说话的口气俨然像个专家。其实，对于生产，他几乎一无所知。

“出问题了。孩子本应该三四个星期之后才出生的。上帝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昨天不应该打扫卫生，但是房间里实在太脏了。而且，我想做点儿事情，分散一下注意力。我不应该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没做错任何事情。”他打断了她。“所以，别再自责了。有些孩子就是想早点儿出来。仅此而已。”

“你认为——”

“不是你导致的。”他坚持道，“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意志。即使你一直躺在床上，你的羊水现在还是会破的。我敢肯定。”

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她不再自责了。“我想，孩子今夜可能就会出生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同意。

“真奇怪，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疼。”

两个人讲话的声音都很低。他正在努力体会她的感受，她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涩。他是个陌生人。她真希望他又老又丑。可是，事实上，他又年轻又英俊。她知道，如果她真的让他帮自己接生，她可能会羞愧而死的，因为她将不得不脱光衣服，而他将看见她的一切。

“伊莎贝拉，别再逃避我了。来，看着我。”他劝说道。

她花了整整一分钟时间才做到。她的脸因为害羞而涨得通红。

“你要理智些。”他边说边抱住她。

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把你抱进屋里去。搂住我的脖子。”

两个人脸对脸。他看着她的雀斑，她看着房顶。

“真尴尬。”她小声说。

“孩子才不在乎他妈妈尴尬不尴尬呢。”

他抱起她，朝门口走去。

“你把我放下来一下，我得先去看看贝格。

“你是说那匹阿拉伯马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没必要去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它的左腿受伤了，我得尽快给它清洗，否则伤口会感染的。不会耽误太久的。”

“我会照顾它的。”

“你知道怎么做吗？”

“知道。我是弄马的行家。”

他看见她松了一口气。“道格拉斯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接生过吗？”

他决定含糊其词，好让她放心。“我有点儿经验。”接生马的经验，他心里说。

“如果发生意外，你知道该如何处理吗？”

“不会发生意外的。”他不容置疑地说，“我知道你吓坏了，你觉得孤

独——”

“我不孤独。上帝，你不离会开我吧？”

“别激动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她轻轻叹了口气。他走出仓库的时候，她的头碰在他的下巴上。雨

还在下。他很抱歉自己没有任何东西，可以为她挡雨。她住的小木屋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。他把她抱进去的时候，她已经湿透了。

一盏煤油灯是屋里唯一的照明工具。房间布置得温馨舒适，不过，最吸引道格拉斯的是空气中一缕玫瑰的芬芳。一进门是一张餐桌，桌上铺着黄白相间的桌布。一只玻璃花瓶摆在桌子中央，花瓶里插着十几只雪白的玫瑰。很明显，她想给噩梦般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。他感到一阵心痛。

小小的房间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一个石头做的壁炉正对着门，壁炉上摆着几个银质的相框。壁炉的左边是一张安乐椅，椅子上铺着黄白相间的毛毯；右边是一张高背的木椅。地上铺着彩色条纹图案的地毯。

朵拉：“你的家很不错嘛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我希望厨房能再大些。我拉了一块帘子，把厨房和客厅隔开。厨房里乱得很，我原打算收拾完仓库再打扫厨房的。”

“不要为这些琐事操心了。”

“你看见那些玫瑰花了吗？它们很美，不是吗？它们是野生的，就长在后面的树林里。帕克在房子边上也种了一些，但是还没有扎下根呢！”

道格拉斯超级理性的性格再次占了上风。“你不应该独自出门，你会摔倒的。”

“采些野花，让我觉得很开心，而且，也是不错的运动。我讨厌一天到晚闷在家里。请让我站起来，我现在的感觉很好。”

他扶着她站起来。“你需要我做点儿什么吗？”

“你把壁炉生上火，好吗？我已经把木柴放进去了，但是，在我回屋之前，我不想生火。”

“你已经把木柴放进去了？”

“都怨我，要不也不会早产了。今天早晨，我到山上去砍了些柴，因

